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
第二一七回 吊打欽差吳成泄恨 審問奸細薛鳳誑言

且說吳成見了施公，頓時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拔出佩刀，要殺施公。施大人到此時，情知一死罷了，閉著眼睛等死。薛氏兄弟一齊攔阻，都說：「吳大哥暫息雷霆之怒，若然把他一刀，揮為兩段，倒是便宜他了。不如將他吊起來，打他一頓，將他禁在水牢裡面，慢慢的消遣他，怕他插翅飛去不成？」薛鳳一面吩咐莊丁們：將施公帶到水牢中去，我且不表。只說沙家集順隆店內，眾英雄席散之後，李七侯扯了何路通，到冷靜所在，說道：「他們看你我不上，估量不能成事。」

我與你今晚去走一遭，倘然大人在內，就將他救了出來，豈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勞嗎？你我臉上多少光彩！」何路通也是個渾人，聽了白馬李之言，心中大喜，就說：「李七弟說的不錯，我心上也是這樣想。」那知李、何二人，到了二更之後，眾人全都睡了，李七侯悄悄起身，扯著何路通，各把夜行衣靠紮束停當；李七侯帶了單刀，路通帶了鈎槍拐，輕輕走到庭心，躍上房屋，一路出了店房，從後面躍下房來，離了沙家集，向薛家窩而來。路上施展夜行術功夫，不多時已到灘邊。但見一派大水，望見對面黑森森一座大莊子，便是薛家窩了。二人咕咚咕咚鑽入水內，泅著水來到對岸。只見水葦內搖出兩隻小船來，每船三人，兩個划槳，一個拿著鈎鑷槍站在船頭，從小港內出來。李七侯與何路通踏著水，在蘆葦旁邊伏著，等他兩隻船過去了，就從這條港內進去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在水內摸著行走。

哪知走來走去都是淺灘，並無出路，二人慌了。不知這個薛家窩有七□二條港，都是有名目的。何路通說：「我們不管他，就在水葦裡走去，總是要到岸上的。」李七侯說：「咱們不管他，只望烏叢叢林子裡走去，必定是莊子了。」二人趁著月色向左邊水葦內過去，只是實在難走，水倒甚淺，只苦的淤泥很深。二人爬上岸來，好象泥烏龜一般。這葦葉好比利刀，划得滿面血痕。哪知到了岸上，更不好了，東尋西找，並無路徑，一派都是叢林密竹，身子總挨不過去，滿地都是竹籤，鋒利異常，而且七高八低。到了此時，進退兩難。二人心中懊惱，向前望去，瞧見樹空當中，露出圍牆來了。二人心中大喜，直奔過去。

忽聽得豁喇喇一聲響亮，二人一齊跌入陷阱。旁邊樹林內走出兩個人來，手中拿個竹管，噓哩噓哩一吹，只聽得四下裡發一聲喊：「拿奸細呀！」立刻奔來二□幾個莊丁，手中都是撓鈎、飛爪，都望陷阱內亂伸下來，將李七侯、何路通兩個橫拖倒拽捉了上來。莊丁七手八腳，用麻繩四馬攢蹄，捆個結實，拉的拉，拖的拖，將二人帶進莊門。早有人裡面去送信。

薛家兄弟與吳成聽說在東團灣陷阱內捉住兩個奸細，一齊出來在大廳上坐下，吩咐莊丁：「將奸細帶上來！」莊丁一聲答應，將二人扛上廳來，寒鴨浮水式，丟在地下。眾人見兩渾身污泥，好似活鬼一般。薛豹走下來扯住辮發，將臉面翻將過來。

只見滿臉泥土，夾著七橫八豎的血痕。薛龍說：「拉去砍了就完事！」薛鳳說：「大哥使不得，待我審問他一番，然後殺他不遲。」只見薛豹說：「哥哥，小弟認出來了，這兩個狗男女，就是途中酒店內遇見一伙客商打扮的□人之內的。我看準是施不全手下之人，倒要細細敲打他的底細來才好呢！」薛鳳叫莊丁把二人提到面前。就問道：「你兩個姓什名誰？何人指使？若然說一句謊話，我生平最惱，休怪我將你二人一刀一個，送到媽媽家裡去。你到底叫做什麼名字？」

列公，這何路通本是個渾人，李七侯也是個直漢子，聽了薛鳳的甜言蜜語，只道當真了，就說出自家姓名，果然是來探大人下落。便問：「如今大人在於何處？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，尋見了大人，我二人准在大人面前，保舉你的功名，多少有些好處。」薛鳳說：「這倒不消，我們頗有田地，也不要做官，也不要銀錢。我只為見你兩個都係好漢。常言道：『英雄惜英雄，好漢惜好漢。』我們問你，你們來的時候，總共□個人，還有八個現在哪裡住？他們叫什麼名字呢？」何路通正要開言，還是李七侯機靈，對他丟了個眼色，何路通就縮住了口。李七侯接說：「你既肯告訴我們大人的下落，先對我說出地方，放我們去尋找。若是不肯說，也不必問三問四了。」薛鳳正要開言，只見薛虎跳將過來，就把李七侯吧的一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刁娘養的，問你一句話，也不肯直說，倒與他做眉做目，卻要想訪得施不全的下落。我老實對你說罷！」下句還沒出口，吳成恐怕薛虎說出真情，連忙過來勸阻。薛龍接口說：「二弟，你又來胡鬧了，這事不用你多管。」吳成也接著說：「我看李七是個好男子，同那何路通兩個，都是我們線上的朋友咧！」薛虎早被薛豹拖過去。不知何、李二人可要騙出真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